

漂亮

其实是后天可修得的一种能力

中国版的
《绝望主妇》
书写中国式主妇的内心最强音



漂亮主妇

Pretty Housewife

任盈盈 著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漂亮主妇/任盈盈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
2016.10

ISBN 978-7-5559-0306-2

I.①漂… II.①任… III.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26878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邮政编码	450011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1
字 数	220 000
版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壹

我们爱，
因为我们欠缺

朱迪诗

位于北京王府井的东方新天地,是李嘉诚在中国最著名的地产之一。

每天清晨,当朱迪诗从王府井地铁口被汹涌的人流推挤出来,总会咬牙切齿地跺跺七寸以上的高跟鞋,掏出化妆镜检查一下被挤得花容失色的脸蛋,然后再昂首挺胸地推开新天地光可鉴人的玻璃旋转大门。

她经常想起《穿普拉达的女王》,和主人公安迪相同的是,她也供职于一家著名时尚杂志,位于京城最顶尖的写字楼。不同的是,她可不是一个职场菜鸟,却是一个拥有超过七年工作经验的老油条。

七年时尚杂志资深编辑的身份,放在哪里都算得上一张漂亮名片吧。可是朱迪诗早已经厌倦了这表面的“漂亮”,那些精美的吃吃喝喝,造作扭捏的艺术摆拍,各种散布正能量的鸡汤文……她不得不承认也许是老了吧,再强劲的鸡血针也无法令自己亢奋起来。

朱迪诗所在的办公室在15楼,工位紧挨着玻璃幕墙。工作烦闷时,她总是捧着一杯咖啡倚墙而立。浩浩荡荡的长安街尽收眼底,不远处便是天安门城楼一角。晴朗的傍晚,尤其夕阳西照的时候,古老的街道和

宫殿散发着难以名状的庄严之美。

如同很多职场妈妈一样,朱迪诗也在工位四周贴满女儿的照片。她知道很多人在办公场合摆家庭照是为了秀幸福,那么自己呢?说得好听点是激励;说得不好听呢,便是警告吧。她是一个单身妈妈,两年前离了婚。离婚原因没什么新意,因为一个女人。许多人说她傻,小三来了,怎么可以主动让位?对,她就是这样潇洒,因为觉得自己还年轻,还漂亮,小有才华,怎么可以自贬身价,与一个各方面都不如自己的女人斗戏法?

婚姻保卫战?她嗤之以鼻。

但是两年来,尤其最近这半年,她时常闪过一个恐怖的念头:是不是自己错了?她又见了很多很多男人,相亲、邂逅、网友、粉丝……多得自己都数不过来。没有哪个男人否定过她,但亦没有哪个男人提到过“结婚”。谈恋爱,非常可以;但是结婚,仿佛是一件需要牺牲性命的壮烈之举。

不可理喻的是,那位被自己轻轻松松丢掉的男人却成为婚姻市场的抢手货。每次佳佳和爸爸见面回来,总是绘声绘色地形容又有哪个阿姨给她买芭比了、买冰淇淋了……从模样、年龄、性情、收入各个方面,似乎无一不光鲜美好。上次回来,佳佳隐隐约约提到爸爸让她叫一位阿姨“妈妈”。

“流氓!”这一回,朱迪诗再也顾不上优雅,突然在女儿面前脱口而出。

曾经,朱迪诗读过一本书,大意是讲“单身女人的优雅生活”。作者

也是一位单身妈妈,被男人抛弃之后,没有蓬头垢面怨天尤人,而是把家收拾得整整齐齐,把自己和孩子打扮得一丝不苟,每天优雅得体地出门,面对整个世界。

当她坚持以美好面对世界,这个世界也会对她温柔相待。不久之后的一天,一位更加优雅得体的男士主动走上前,对她说:“姑娘,今天晚上你有空吗?”

听上去多么正能量!

文字工作者朱迪诗当然不会蠢到被这些低幼鸡汤洗了脑袋。事实上,她一直努力优雅,不是为了收获一个温柔世界,而是为了拒绝同情与怜悯。她厌烦极了那种天天热络着给不幸儿介绍对象的大妈大婶们,不明白为什么只因为离婚,自己和孩子便成了全天下最悲摧的角色,需要社会力量的救援?

就在上周,她把家从鸡零狗碎的老城区搬到三环附近的“彩桐居”,租金很贵,不过小小两居室就要 5000 多元,但她也咬牙接受了。只因为小区看上去安静高档、人情冷漠。最棒的是,小区里有一个不错的小学,这样佳佳放学后,就可以不用家长接,自己在 10 分钟之内走路回家了。

咖啡已经彻底凉透,朱迪诗起身去茶水间倒掉。她看见一位女同事正在上淘宝网,另一位刚刚做了美甲,正偷偷摸摸往指甲上涂营养油。墙上的挂钟指向 5 点 40 分,还有 20 分钟下班,可这最后 20 分钟真难熬啊。她不知道佳佳是否已经放学回家,不知道给她午餐包里塞的酸奶有没有喝掉,突然又想起早上出门前许诺女儿,下班后一起去乐器行挑选

一个阮。佳佳参加了学校民乐团,专攻乐器阮。可是用来练手的阮太破了,好多音不准,老师已经指责多次了……

想到这一点,朱迪诗加快脚步回到座位前收拾东西,可是就在关电脑前一刻,领导的邮件过来了:今天晚上集体加班。

又来了!如同被针扎了一下似的,她颓丧地、软绵绵地坐下。看来又要对女儿失约了,在这一刻,她觉得自己真的好差劲。

其实并无什么要紧事,只不过老板“夜总会”的瘾又发作了。因为总是迷恋晚上开会,所以大家私下嘲笑老板“夜总会”。其实朱迪诗猜测,哪里是什么“夜总会”,多半是因为家里面目可憎,于是老板宁愿拖着大家一起加班而已。

秘书懒省事,又是叫了“吉野家”打发大家。牛肉饭、煎鸡饭、双拼饭、东坡饭……朱迪诗看到那油汪汪的盒子被一字排开摆在会议桌上,只好拼命咽口水以防自己吐出来。

主编丁辰恰好坐在她旁边,捧着一盒东坡饭狼吞虎咽。突然他放下餐盒,将筷子伸进朱迪诗的餐盒。“豆腐!”他笑眯眯地说着,夹起一块小小的卤豆腐,“迪迪,让我吃吃你的豆腐好吗?”

一桌子人哄然笑了。

朱迪诗的脸一下子红了。

公平来讲,丁辰不是色鬼,充其量是有色心没色胆的那种窝囊废。朱迪诗已经32岁了,早已不会如十七八岁的少女般羞涩腼腆,当然以今天这个世道看来,越是年轻少女可能越老辣生猛。她当然明白有时候男

女同事之间开些带点黄色段子的玩笑,只是办公室无害的调情,打发一下沉闷的工作时光而已。但是她感觉,自从离婚后,自己越来越成为被调情的主角,甚至成为男同事们集体意淫的对象。上至主编,下至一个初级记者,都会随口向她说出类似的荤话。

虽然已经很恼了,但她望着他那明晃晃的光头,妩媚一笑,“啪”地一下扫开他的筷子,说:“没品位!放着那么多嫩豆腐不吃,干吗专挑老豆腐?”

丁辰哈哈一笑。

饭毕,大家一边收拾桌子,一边听主编漫谈。朱迪诗涨头涨脑,内心嘀咕着一个好点的阮需要多少钱,有没有必要让佳佳参加英孚的少儿英语辅导班?这个周末……突然,她感受到一束不悦的目光,便赶紧调整一下坐姿。

丁辰拿着一份报纸圈圈点点,用眼角的余光瞥着朱迪诗。“大家注意到今天的头条没有?”他问,表情有些不悦。

朱迪诗赶紧拿来一份报纸看,原来是“名仕盛典”。每年年底,国内几家时尚、财经杂志总会联手发起一个“年度名仕”评选,当然了,评选标准肯定少不了几点:多金,时尚,人气足,有行业地位。

“这一位,”他拿起签字笔在报纸上画了一个圈,“祈天,更无味总裁,我的发小——”说着有些复杂地笑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没想到这会儿也成名仕了。”

朱迪诗飞快地扫了一眼:

祈天,2013 年度名仕。颁奖词:仰望星空,脚踩大地。他把远方的星空与脚下的大地完美结合,把狂野与深耕优雅交融。他用男人的浪漫与责任缔造起一个甜蜜帝国。

一张没有性格的半身标准照。旁边一段小字简介:祈天,更无味集团总裁,自然生态摄影师。

更无味?朱迪诗突然想起超市里铺天盖地的更无味糖果,尤其一款松露巧克力,慢慢含化在口腔里,绵软又香醇,好像大森林的神秘幽香。一直以为这家集团的总裁应该是个银发长者,没想到如此年轻。

一位女记者点燃一根烟,笑问:“上半身商业,下半身文艺,这就是传说中的极品男人吗?”

丁辰白了她一眼:“幼稚!”

“说谁?”女记者挑起眉毛。

丁辰摊开双手,做出一副同情状:“说你,无知少女。你不是说极品男人吗?什么是极品?内衣模特,电台花旦,女大学生,三流女星……极品男人的胃口可好得很,不挑食不厌食——”

一屋子人沸腾了。“头儿,赶紧的,快上猛料!”有人嚷嚷。

“口味真重!好,看看这一个够不够猛,”丁辰满意地嘲讽,娓娓道来,“前年冬天这位极品男人带家人去加拿大滑雪,老婆冻感冒了,临时没法去药店开药,于是他便烧了很多水帮老婆泡脚,一直泡到老婆病好为止。可是呢,据说也就是在地球那一端的此时此刻,一个三流女星正为他一颗一颗吞下安眠药……”

朱迪诗没有起哄,反倒有些感动了,脑海中不由得浮现出一幅画面:漫天雪花的异国他乡,一个男人端来一盆热气腾腾的洗脚水,而他的妻子则懒洋洋地把脚伸进去,没有感谢,没有欢喜,只有天经地义好比日出日落。

很美。有点像很多年前“百年润发”的电视广告。

“不八卦了,言归正传。”丁辰话锋一转,“祈天,下期杂志封面人物。如果效果满意,更无味集团决定在我们杂志上投放为期一年的平面广告。”

朱迪诗恍然大悟,原来折腾半天就是为了这件事情啊!这也确实是一桩美事,既确定了下期杂志的封面,又拉下一年的平面广告,真可谓一石二鸟。不过有个前提——效果满意。什么叫“效果满意”?以杂志社与商业公司打交道的经验来看,商业客户少有“效果满意”的时候,一个短短季度软广告,无论文字还是图片,商家不把广告人折腾得脱几层皮不会罢休。

“谁来负责这个项目?”丁辰目光炯炯地扫过会议室里每一位同事。所有人都低下脑袋,对于这个烫手山芋,谁有胆量接?做不好坏了自己的江湖名声不说,最有可能的是丢了饭碗。

“迪迪,你来做好不好?”一声温柔的询问差点把朱迪诗惊得从椅子上跳起来,“我?为什么?不好不好,我一定会搞砸的,还是换人吧。”她连连推却。

“换谁呢?”丁辰发愁地摊开双手,“你是咱们杂志社最资深的高级记者、最优秀的编辑,这样一个重头戏,我不交给你交给谁呢?”

卑鄙,无耻!朱迪诗在心中暗暗咒骂,干活时想到我资深、优秀了,发钱时怎么没有这些漂亮话了?她急急辩解:“老板我真不行,下期我的任务很满,几个采访对象都约好了。再说这种公关稿我实在搞不定——”

“那好,你帮我推荐一个人,看谁能搞得定。”他心平气和道。

朱迪诗缓缓看过每一位同事,男男女女也同样盯住她。她挣扎着,听见自己无力地说:“还是——我来吧。”

戴 茜

上帝啊!圣母马利亚啊!难道我又要误飞机了?!

黎明,沉睡中的戴茜被闹铃叫醒,一睁眼看到闹钟上的时间,哭的心都有了。

6点半。

而她的飞机是9点。只有两个半小时了。自己还没有梳洗穿衣,还没有收拾行李,再加上换登机牌、过安检,再一想到北京清晨早高峰……天哪天哪,她不由自主抱住脑袋紧紧缩回被窝中。

不过,她刹那间一跃而起,通了电般从床上弹跳出来,飞速却有条不紊地做着每一件事情:上卫生间,刷牙,洗脸,化妆……吹头发的时候,她在脑子里快速盘算自己马上要穿的衣服:从北京到上海40分钟的飞行

时间,11点她必须出现在上海大会议室中,北京、上海、广州三大区的市场总监都会出席,大中华区 CEO 有事不能来,还好,服装上可以稍微放松一下。于是,她决定穿那身灰色的宝姿羊绒套裙,外搭同色系毛呢长大衣。至于鞋子,她新近在国贸一号精品区买到一双 MIUMIU 高级定制女鞋,高贵的孔雀蓝,抛了珠光,有一种低调的奢华。

OK,就这么定了!

她疾步走出卫生间,风风火火去收拾行李。作为一名“空中飞人”,她其实没什么行李好收拾的。新秀丽行李箱就放在壁橱里,一开门就拿出来了。出差总是下榻五星级酒店,酒店什么东西都有,自己仅需要带常用护肤化妆品即可。至于换洗衣服,她的衣柜里有 Armani、Dior、范思哲真丝衬衫,超过 30 件,颜色从纯白到黑色依次渐变,只要外衣确定了,随便搭配哪一件都是一款新装,既高效率又高品质。而这,也是一位“时尚教母”给她的造型建议。

这次出差三天,于是她随手抄出三件衬衫丢进箱子里,然后是笔记本电脑、iPad、手机,哦,还有充电器,看到吧台上有一块徐福记天鹅堡小蛋糕,想都没想便往嘴巴里塞。

味道有些发霉了,但她已经来不及吐出来了。

老公谭盛雷正坐在餐桌前看报纸,一动不动。

10 岁的儿子谭开开一手握着一听可乐喝,一手拿着一张油饼啃。这已经是他吃下去的第四张油饼了。戴茜见状,冲上前一把夺下油饼:“别吃了,净是垃圾食品!”

谭盛雷放下报纸,莫名其妙地看着妻子,还没待发话,谭开开先不干了,将可乐往桌子上用力一推,“垃圾食品?!”开开涨红了脸嚷嚷,“不让我吃垃圾食品,那你早上给我做啊,你不是营养大使吗?你做的东西肯定最有营养……”

戴茜被噎住。这确实是她的死穴。

“开开,说什么呢?”谭盛雷拉下脸。

“实话!”开开鼓起腮帮子,含混不清地嘟囔着,“老实讲,有油饼吃就算不错了,今早若不是阿姨给我带来这些油饼,我到这会儿还空着肚子呢。营养,去他妈的!”

谭盛雷火了:“闭嘴!”

听到争吵声,李姐从厨房里跑出来,一边甩着手上的水珠,一边焦急地说:“好好的怎么吵起来了,这油饼没事吧?我看开开每天早上空着肚子上学,今天实在太冷,担心他冻着,就给他买了几张油饼上来。这家油饼炸得还不错,好多人排长队买呢。”

哦,原来是这样。戴茜有些后悔了,不过她无论如何也拉不下面子,冷淡地说:“算了,吃就吃了,一会儿记得吃维生素片。”

李姐看了看她的脸色,小心翼翼走回厨房。

已经7点多了,看来连喝一杯热牛奶的时间也没有了。戴茜对着镜子快速检视了一下,拉着行李箱往外走。“走了。”她冲谭盛雷说。

“注意安全。”谭盛雷机械地说。他并没有抬头,只是摆了摆手。

上班高峰期,电梯傲娇又矜持。戴茜焦灼难耐地等着,越来越上火。

新买的鞋子有点夹脚,但来不及换了,只能这样了。

谭盛雷没有提出送她去机场,这令戴茜稍稍遗憾,不过她瞬间便扔掉了这种小儿女情结。再说了,遗憾也是没道理的,她和老公的相处之道便是:绝对自由,绝对独立。谭盛雷在一家律师事务所供职,也是三天两头在天上飞,她也从来没有送过,更没有去机场接过他。她觉得,自己和他越来越文明,也越来越冷漠。谁也不会提高嗓门说一句话,但谁也不见得真正在乎谁。

过了年,戴茜已经 35 岁了。时间真是可怕啊,她依然记得自己和谭盛雷初识的岁月。那时她 23 岁,还叫戴冬,正在读中文系大三;而他则 24 岁,正在读法律系研一。那天,她坐在学校湖畔读一本萧红的《呼兰河传》,他正绕湖晨跑,连招呼都没打就径直坐在她身边,看到她手里的书,笑着说:“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我等待着,长夜漫漫,你却卧听着海涛闲话。”

她也笑了。她知道,那是戴望舒的《萧红墓畔口占》,短短几句道尽诗人对逝者绵长深沉的眷念与哀思。这是她最喜欢的诗歌之一,也是他的。

今天,他们早已经不是诗情画意的青年恋人,而是平淡安定的中年夫妻。他是京城的一位知名律师,而她在经过几次成功的跳槽后,名字不知从什么时候变成了“戴茜”。完成从“东”到“西”一百八十度转折后,她的身份也从一个土里土气的县城姑娘变成一家全球五百强保健品公司的公关副总监。

作为京城重要的中产阶级代表,他们在各自世界中漂亮地打拼,目

标清晰,前程远大,却也忙得越来越没有交集。有时候,她甚至感觉他们彼此都和工作结了婚,不过这也没什么不对,反倒令她充满自信、趾高气扬。唯一有些担忧的是,她感觉开开的反应有些迟钝。有一次她从后面突然拍他,他慢吞吞地才转过身。营养师分析,有可能开开吃多了快餐、高热量食品,造成发育期触觉神经迟缓,如果不及时调整,以后有可能会影响智力。

她一点儿也没有当回事。她相信孩子三分养七分等,自己以前不也只是一个柴火妞,谁能想到今天如此光彩照人、焕然一新?

她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怀疑过生活。或者说,她实在太忙了,根本没有时间停下来怀疑。

电梯来了。戴茜拉着行李箱闯了进去。

就在电梯门徐徐关上的时候,一个女人飞奔过来按住电梯门,冲大家抱歉一笑,不好意思地挤进来。

女人穿着一件香槟色收身长风衣,戴了一顶棕色船形帽子,长长的卷发从帽子中披散下来,凌而不乱,看上去颇有味道。

对门的邻居又换了。戴茜心里暗暗想。

对门估计是炒房子的,自从戴茜搬来后就没有见过房主本人,只见到一茬又一茬的邻居走马灯般轮换。不久前还有一对美国青年租住,经常一身朋克装扮,开着一辆破哈雷呼啸来去,每到夜晚,音乐声、脚步声、吵闹声、酗酒声……隔着薄薄的墙壁传来过,吵得戴茜几乎神经衰弱。为此,她已经向物业投诉过好多次。

这一次,看来新来的是一位芳邻,希望她能够靠谱一点。

电梯下到10层,刚做过肾癌手术的刘奶奶拉着小孙子走进来。看见戴茜,她笑眯眯地捅捅孙子:“快,说戴阿姨早。”

“戴阿姨早。”小男孩皱着眉头说。

戴茜笑着,苦苦回忆小男孩的名字,乐乐?天天?灵机一动,她热情洋溢道:“帅哥你早,真乖!”

“又这么早赶飞机啊?”刘奶奶热络地搭讪。

“是,还不知道赶不赶得上。”她又看了一眼腕表,已经7点半了。

“成天就看你往飞机场跑,”刘奶奶笑问,“你在机场上班吗?那可够远的。”

戴茜一下子被逗乐了,在机场工作?空中小姐吗?这个想法不错。电梯停了,来不及解释,她拖着箱子抢先跑了出去。

天阴,起霾了。这样的天气,出租车更难打了。

戴茜站在小区门口,踮着脚尖,伸着脖子往远方看。出租车倒是过了一辆又一辆,可没有一辆是空的。

她有一点后悔,真应该让谭盛雷送送自己。可是,或许彼此都太强大太独立了,他们夫妻之间已经许多年没有互相帮助了,或许,也是出于对彼此的信任吧。这时她注意到电梯间里的女邻居也气喘吁吁跑过来打车,对小区的路况不熟,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她一会儿站在这里,一会儿换到那里。

一辆空车冲着她们开过来,戴茜心头一喜,拉着箱子跑上前去。而